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地理彙編經籍典

第二百一十一卷目錄

禮記部彙考一

周禮王制

漢文帝

後漢

魏

晉

宋

梁

陳

北周

隋

唐

後漢

後周

宋

金

元

明

清

光武

按後漢書

按後漢書

按後漢書

按後漢書

按後漢書

按後漢書

按後漢書

按後漢書

按後漢書

按後漢書



經籍典第二百一十一卷

禮記部彙考一

周

敬王之世孔子始作禮記

按史記周本紀不載按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于魯將周室微而聘樂府追述三代之禮曰禮意存能言之記不足徵也殷禮存能言之末不足徵也足期吾能徵之矣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

以一文一質周監一代制節于文故告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上

按孔穎達正義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義殘缺無復能明至孔子反復七十二之徒其說所聞以爲此記或發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禮儀或雜序得失故稱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後所作編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皆不韋所得

禮記云上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行如此例但未盡知所記之人也

漢

文帝

按史記漢書文帝本紀皆不載按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刻六經中作土制

按孔穎達正義禮記云上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

武帝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按漢書藝文志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其未周官及諸子言衆事者以作樂記

武帝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按漢書藝文志武帝時河間獻王得禮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

武帝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按漢書藝文志武帝時河間獻王得禮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

武帝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按漢書藝文志武帝時河間獻王得禮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

武帝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按漢書藝文志武帝時河間獻王得禮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

武帝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按漢書藝文志武帝時河間獻王得禮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

武帝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按漢書藝文志武帝時河間獻王得禮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

武帝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按漢書藝文志武帝時河間獻王得禮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

武帝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按漢書藝文志武帝時河間獻王得禮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

武帝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按漢書藝文志武帝時河間獻王得禮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按漢書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

按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按禮記正義禮記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

宣帝甘露二年詔立大小戴禮博士復以戴禮獻聖

按漢書宣帝本紀甘露三年春三月己丑詔諸儒高

詔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親

制臨決焉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春秋梁丘博士

按儒林傳贊子官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春秋梁丘博士

按藝文志漢興尚書博士十七篇孝宣皇帝世著最明戴禮聖慶皆其弟子三

家立于學官

按鄭樵三禮辨流世諸儒傳授皆以曲禮禮記故一

載禮在宣帝時立學官

後漢

光武建武

按後漢書光武本紀不載按章帝本紀建初四年冬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傳人教學蓋本漢承

纂本義鄭氏建立五經爲博士其後學者精造

禮曰承師亦到名家建武中復置大小戴禮博士此

皆所以扶進學尊廣遺教也

按後漢書光武本紀不載按章帝本紀建初四年冬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傳人教學蓋本漢承

纂本義鄭氏建立五經爲博士其後學者精造

禮曰承師亦到名家建武中復置大小戴禮博士此

皆所以扶進學尊廣遺教也

按後漢書光武本紀不載按章帝本紀建初四年冬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傳人教學蓋本漢承

纂本義鄭氏建立五經爲博士其後學者精造

禮曰承師亦到名家建武中復置大小戴禮博士此

皆所以扶進學尊廣遺教也

按後漢書光武本紀不載按章帝本紀建初四年冬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傳人教學蓋本漢承

纂本義鄭氏建立五經爲博士其後學者精造

禮曰承師亦到名家建武中復置大小戴禮博士此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地理彙編經籍典

第二百一十一卷目錄

禮記部彙考一

周禮王一則

漢文帝一則

後漢光武皇帝一則

魏文帝一則

晉武帝一則

宋武帝一則

梁武帝一則

陳宣帝一則

北魏孝文帝一則

北周文帝一則

隋文帝一則

唐高宗一則

後漢光武皇帝一則

後周世宗一則

宋高宗一則

金世宗一則

元世宗一則

明太祖一則



經籍典第二百一十一卷

禮記部彙考

周

敬王之世孔子始作禮記

按史記周本紀不載按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于魯將周室微而聘樂府追述三代之禮曰禮意存能言之記不足徵也殷禮存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期吾能徵之矣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一代制節于文故告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上世以來也

按孔穎達正義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義殘缺無復能明至孔子反復七十二之徒其說所聞以爲此記或發舊禮之義或錄舊禮所由或兼記禮儀或雜序得失故稱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後所作編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皆不韋所得禮記云上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行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

漢

文帝年復博士諸生作王制

按史記漢書文帝本紀皆不載按史記封禪書文帝本紀諸生刻六經中作王制

按孔穎達正義禮記云上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

武帝年河間獻王與毛生等作樂記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按漢書藝文志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其末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

武帝年河間獻王得禮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按漢書藝文志記

按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按隋書經籍志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

宣帝甘露二年詔立大小戴禮博士復以戴德戴聖戴乾三家皆立學官

按漢書宣帝本紀甘露三年春三月己丑詔諸儒高詡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親制詔張湯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按儒林傳贊子官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博士

按藝文志漢興尚書博士傳十七篇孝宣皇帝世著最明戴德戴聖戴乾三家皆立學官

按鄭樵三禮辨流世諸儒傳授皆以曲禮記故一載禮在宣帝時立學官

後漢

光武帝建武年復置大小戴禮博士

按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不載按章帝本紀建初四年冬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傳人教學蓋本漢承

秦末東觀漢記建武五年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

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建武中復置大小戴禮博士此

皆所以扶進學聲廣遺教也按中書傳漢書建武

承秦經與時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

立明經傳微儒術開儒太學孔聖既遠教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

漢書儒博士有四家

賀京房著有歐陽和伯侯侯爵選詩有甲公職固
續學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體有戴德戴聖凡十
四博士太常是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
綱紀也

宣帝四年刻石經經記立于太學門外是年盧
植諸儒聚考經記得失

按後漢書宣帝本紀嘉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
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按盧植傳嘉平四年
拜九江太守以疾去官乃上疏曰臣少從邴衡故南
郡太守焉融受古學頗知今之體記特多問大臣前
以固執經義起執事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來之
無力供諸君上顧得能書生一人共詣東觀就官
對經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得失庶幾定聖
典刊正碑文拜盧江太守

按洛陽記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
一丈堂有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南行禮記十
五碑宗周禮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蔡
邕名

魏略
少帝正始七年冬十一月講禮記通

按三國志魏少帝本紀正始七年冬十一月講禮記
通使太常以太常祀孔子下詔嘉以振遺祀

少帝甘露元年夏四月帝幸太學命儒臣講禮記
按三國志魏少帝本紀甘露元年夏四月百辰帝幸

太學諸儒講易畢復命講尚書禮記帝問曰太上立
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其修何政而
能致於立德施而不懈乎博士馬融曰曰太立立德
謂三皇五帝之世以教化民其大經施謂三王之世
以德爲治也帝曰者教化薄厚不同將上有優劣
邪時使之然乎融對曰政由時有優文教化有薄厚
也

武帝太康二年得汲冢竹書似禮記
按晉書武帝本紀不載按陳書武帝本紀二年汲
人不準盜發魏墓王基或言安撫王家得竹書數十
車其書三篇似禮記

宋
武帝末初元年召廟議之問禮記三義辨析精奧
按宋書武帝本紀不載按陳書武帝本紀武帝末
伐魏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聘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
吝真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祚復召之乃盡呈供
上高廟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來與降幸并見諸生
問禮之禮記禮記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龜圖三義辨
析精奧稱爲該通稱之素思風靡不復嗟嘆乃稱病
鍾山景平元年卒時年四十七通毛詩六義及禮論
公羊傳皆傳於世

梁
武帝天監年勅東禮記義成侯劉高第
按梁書武帝本紀不載按陳書武帝本紀武帝末
策孔子正丘井禮記義表劉高第

武帝大同四年十二月景侯表上所撰禮記義疏

按梁書武帝本紀大同四年冬十一月丁亥國子
助教皇侃表上所撰禮記義疏五十卷按皇侃傳
侃吳郡人齊州刺史皇侃九世孫也侃少好學師事
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禮記義疏五十卷書成
奏上詔付秘閣琅邪之名人士齊聚講禮記尚能善之
大同六年開士林館舍朱弁等述高祖禮記義
按梁書武帝本紀不載按宋書武帝本紀大同六年城西
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并與左承賀瑒等述高祖禮
記中唐義所撰禮記義疏多亡逸按張衡傳衡爲御
史中丞時城西閣儒學聚與右衛朱弁太府卿
賀瑒述禮記禮記中唐義

陳
宣帝本建年東宮引王元規爲學士受禮記
按陳書宣帝本紀不載按備林王元規傳後主在
東宮引爲學士親受禮記左傳義服等義實屬優厚
所著禮記音兩卷

北魏
明元帝永興元年勅崔浩注禮記
按魏書明元帝本紀不載按崔浩傳浩少好文學
博覽經史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書授太
宗經書每至郊祠父子並乘軒轅給時人榮之世祖以
浩職東宮之勳賜綬紫布帛各千段著作令史太原
國諮議郎都經書諸事浩乃請立石銘刊載國書并
勅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恭宗恭宗爲馬達督於太都東三
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又上萬元曆
表曰太宗即位元年秋臣解脫章京祥論詩尚
春春秋禮記周易三成說漢以秦皇

孝武帝太熙三年春釋菜節李郁謹贈記盧景宣解大戴禮

按禮書孝武帝本紀太熙三年二月丙子帝親釋菜禮先師 按李同軌傳同軌事終清徽太熙三年春釋菜公卿學官於後殿殿校脩酒醴康謬孝經黃門李郁謹贈記中表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生引令預聽同軌梓表後辭析使美而不得執經深為歎恨 按李孝伯傳郁字永穆末歷三年春於顯慶殿講禮記詔郁執經解說不窮覃難錄起無解益笑出帝及諸公凡傳經者莫不嗟善

孝靜帝天平二年帝于顯慶殿講禮記 按魏書孝靜帝本紀不載 按北齊書李漸傳漸弟精寶收帝于顯慶殿講孝經禮記論衡從弟慕容伯莊觀收處凡明等俱為錄議案長等札尤能傳授緝綴詞義備舉可觀

北周 武帝天和元年帝御正武殿集羣臣親講禮記 按北周書武帝本紀天和元年五月庚辰帝御正武殿集羣臣親講禮記

天和三年八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寮親講禮記 按北周書武帝本紀天和三年八月庚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寮及沙門羣臣親講禮記

隋 文帝開皇元年杜善卿奏月令為玉璽寶典本也 按隋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杜善卿傳開皇初被徵入朝善卿書月令備題而廣之為善名焉玉璽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一百世

開皇二年詔徐文遠為漢王諮議禮記 按隋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隋書徐文遠傳開皇中遷太學博士尋令往并州為漢王諮議李德裕記

唐 太宗貞觀二年孔穎達李道宗撰注義疏七十卷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藝文志禮記正義七十卷孔穎達顏子司業朱子等國十助教李吉甫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顏師古等撰義疏等書

按唐書孔穎達上卷事張衡等求詔撰義疏周元廷趙君實王士雄趙弘智復舊 按唐書孔穎達十一年國子監孔穎達撰義疏疏一百七十七卷名曰義疏有詔改寫正義

自觀 年魏徵作類禮 按魏書魏徵傳魏徵以貞觀經義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帝大其書錄實內府

高宗顯慶元年皇太子弘受禮記于率更令郭瑜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高宗諸子傳孝成皇帝弘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受春秋左氏十卷更令郭瑜至是郭瑜子商臣獻其君唱而歸卷曰聖人垂訓何書此郭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善惡以勸惡惡以誡故郭臣之罪雖千載猶不得減弘曰然所不忍聞願讀亡書禮拜曰里名里母曾子不入殿下摩弄天寶顯因侍之跡不存禮臣聞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故孔子稱不學禮難以立政受禮太子曰善

按唐書唐書孝成皇帝弘傳弘顯慶第五也嘗受春秋左氏傳于率更令郭瑜至是郭瑜之子商臣之事始著而陳曰此事也子所不忍聞經持舉人重訓何故事此

開成餘徐瑜再拜賀曰臣聞安上人朝莫善于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禮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諸停春秋而讀禮記太子從之

中宗制聖 年王元成上禮記總惡二十卷乞寫藏秘書 按唐書中宗本紀不載 按唐書王元成傳所撰禮記總惡等凡數十篇長安時上之官軍格寫藏秘書

按唐書王元成傳元成時雖年老尚能屬下右書過唐不寐長安一年表上其所撰尚書料錄十卷春秋振遺二十卷禮記總惡二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纂章諸官於紙筆寫上祝書詔令弘文館書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許其可否

元宗開元七年皇太子蒞門於學闕先聖設講無量講禮記 按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七年十一月乙亥皇太子入學闕門賜位官及學生席 按禮樂志元宗開元七年皇太子蒞門於學闕先聖設講無量講禮記

如禮書右散騎常侍傅無極讀禮記文王世子篇開元十四年元行沖等以魏徵類禮撰成義疏五十卷上之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唐書元宗傳傅無極字行沖初魏光書前用魏徵類禮列於經堂命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傅立之等乃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朱雅列綴為五十篇上於官於是石采相

孫何嘗能行各一轉何至太速

淳化五年五月朔通平學校勸學正表板或以載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按玉海淳化元年孔維等奉勸校勸學正表記則通平五年校勸學自成等七人再校今不詳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獻真宗咸平二年六月賜諸生輔臣記說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按玉海咸平二年六月已已祭酒邢昂上新禮記疏七十卷賜諸生輔臣人一部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以儒術勸諸文臣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按玉海祥符元年十一月丙辰復以儒術勸諸文臣其舉職州縣官使臣賜校令崇文院舉印於之

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上作禮通贊賜邢昂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按邢昂傳邢昂中興撰禮通二十卷獻之上書因內閣無遺集得副本上許之觀作禮通贊賜之因內閣無遺集得副本上許之緣錄未畢而昂早歿詔寫一本一本賜其家一本俾重本中上當即注諸世世子孫云云上以愛動損壽武上以安樂延年朕以爲本朕意必不然也且夏禹傳勞有元主之賜而享國永年名文王能憂人之心不自厭避無戚戚焉至野振壽命耶

按玉海祥符三年五月乙巳上作禮通贊賜翰林侍讀學士

景德四年九月宴近臣十龍閣之舉和致邢昂視學閣禮記圖講義大義上嘉納之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按邢昂傳萬拜工部知曹

州入辭日特開龍閣召近臣宴樂和殿昇殿視閣尚書禮記圖指中庫無日月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

按玉海景德四年九月庚申宴近臣于龍閣閣之舉和殿邢昂林士那兩殿視學閣尚書禮記圖指中庫九經事諸進其義皆有倫理有位尊德仁宗皇帝元年九月所撰石經禮記畢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按玉海石室十三經五經所撰嘉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禮記疏義文者

皇祐五年四月楊安國等上禮記補解九十卷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按玉海皇祐初詔楊安國等以五經正義和經解書說以五經精義爲名五年四月辛卯上禮記補解九十卷

神宗熙寧元年王安石請罷禮記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按玉海治平間熙寧元年冬介甫初經筵未嘗講說上欲令介甫講禮記至會子易義畢介甫上食宰問進說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于林野之際上稱善安石遂言禮記多疑禮不如講尚書帝王之制人主所宜急聞于是罷禮記

徽宗政和二年方慈進禮記解義二十卷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按玉海政和三年方慈進禮記解義二十卷爲之序以王氏父子獨無解義乃取三經義及字說而明之著爲此解時馬希孟亦有禮記解七十卷朱子白方馬二經僅有好处蓋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

高宗紹興五年高閣以禮記僅行簡詞說不詳請毋

賜新進士從之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按儒林尚書禮記圖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召爲秘書省正字將賜進士十條行中庫無圖說有司說不詳謂止賜中庫無幾學者得和聖學淵源而不惑于他說從之

按玉海紹興五年第十首得進士於九月十九日言者請依禮經故事賜新進士諸行篇以禮士檢有旨徐賜中庫進說府校助正字張頌中庫尚書禮記行篇第二十二日間奏備行禮問聖人之意合而共詞今人頗識圖說雖之年蓋漢儒謹記法非聖人格言聖止賜中庫進說學者知聖學淵源矣可

紹興十七年賜王十朋等學記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按玉海紹興十七年賜王十朋等學記就聞喜宴賜之

紹興十八年御書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按玉海紹興十八年六月三日御書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就聞喜宴賜之紹興二十年二月詔以御書禮記疏解石刻羣本賜進士梁克家等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按周必大御書禮記經解石刻跋右御書經解一卷紹興三十年三月詔以羣本賜新進士梁克家以下臨安守臣端禮因以別本分遺百執事臣某時爲太學錄講受而藏之按玉海紹興三十年四月賜梁克家等經解石刻聞喜宴賜之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按周必大御書禮記經解

書監擢起居郎兼侍講內講禮記曰君以禮為重禮

孝宗乾道九年閏正月詔以胡銓所進禮記解疏免

省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按胡銓傳銓兼侍講因講

禮記曰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分以名為重執隆

下無以名器輕假人以敘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銓歸

上著禮記解疏詔藏秘書省按玉海乾道九年閏正月十二日敕文閣直學士

胡銓言聖訓令臣進所解請覽今先繕寫刷印附禮

禮記春秋四經許令投進孝宗嘉熙四年三月御書禮記五篇重行舉勅以補

禮經之闕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按玉海淳熙四年二月十

九日詔初擬安府趙德老於太學建閣奉安石近五

月二十四日婦老奏閣將就繕具石經易詩書春秋

左氏傳諸書並于外尚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

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據訪傳本重

行舉勅以補禮經之闕理學子端平元年侍講張處遜禮記月令十一卷

禮記事賜皇極書有御製七言唐律一首按宋史度宗本紀不載按趙鼎傳咸淳元年拜

度宗咸淳九年侍講趙鼎呈進講禮記宗正少卿兼侍講以禮記進講陳敬堂義文官

推德若身之大是過於懷空而嗜慾之要文官思慮處則思敬動作則思愼祭祀則思誠事親則思

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無者身服一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嬪嬙在列必思憂樂以憂老亡亡國教養方

歎必思齒科以沉酒喪其身心起而思隨之則念必息欲而思制之則欲必清志氣日以剛健德日以

充實而思不益哉進禮部侍郎金按宋史度宗本紀不載按趙鼎志凡養士之地曰

監甲之校諸學校按宋史度宗本紀不載按趙鼎志凡養士之地曰

監甲之校諸學校按宋史度宗本紀不載按趙鼎志凡養士之地曰

監甲之校諸學校按宋史度宗本紀不載按趙鼎志凡養士之地曰

監甲之校諸學校按宋史度宗本紀不載按趙鼎志凡養士之地曰

監甲之校諸學校按宋史度宗本紀不載按趙鼎志凡養士之地曰

監甲之校諸學校按宋史度宗本紀不載按趙鼎志凡養士之地曰

監甲之校諸學校按宋史度宗本紀不載按趙鼎志凡養士之地曰

監甲之校諸學校按宋史度宗本紀不載按趙鼎志凡養士之地曰

八月為始鄉試會試第一場試五經義各試本經

進禮記主占註疏按明紀萬曆十八年命修進禮記

神宗萬曆十八年命修進禮記按明紀萬曆十八年御經進學覽貞觀政要曰唐太

宗多有德懿德微大節有虧命以後諸禮記皆貞觀政要

按明外紀黃版胡傳萬曆十八年起傳北宮馬方較

刻十二經以疏其言取陛下去貞觀政要進禮記

甚善讀曾十論孝曰敬父母道體則當思所以珍護

聖躬誦學記言乎然後知不足則當思所以補聖聖

學孝月令篇以四時教政法天行健則可見聖治之

當勸勵得世子孫陳傳之教而學之儀明可見皇

儲之當早建道教疏入報聞尋擇禮部右侍郎

按明外紀黃版胡傳萬曆十八年起傳北宮馬方較

刻十二經以疏其言取陛下去貞觀政要進禮記

甚善讀曾十論孝曰敬父母道體則當思所以珍護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二百一十二卷目錄

禮記部彙考一

漢戴聖禮記本全卷序

戴聖禮記本全卷序

後漢鄭元月令注

蔡世月令章句自述

唐元宗御刊定禮記月令

魏徵類禮記

孔穎達禮記正義

宋歐陽禮記說義

周禮禮記解

李觀明堂定制圖

司馬光投壺新格

傅祿少儀外傳

呂祖謙少儀外傳

楊簡孔子問居所

經籍典第二百一十二卷

禮記部彙考二

漢戴聖禮記十卷

按宋李觀禮記戴聖者世傳之所稱小戴禮也古者禮記自三十一篇若七十以後學者所記也自商

學生傳禮記五篇當以禮記淮南陽太守官以授君

舍說禮記數篇曰氏氏曲室記曲室李觀禮記不

有宋官者有曲室校書者因以爲官者以授梁人

戴德焉君戴聖大君德廣大戴焉爲信都太傅學號小

戴以博士上石渠九江太守由是時有大戴小戴

之學以余所考於所問之說如札而或者遂以入小

戴焉伯仲謂德爲伯氏聖爲仲氏故伯曰廷君而仲

曰曰天君而不知其非也劉向子伯仲也志又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諸記

一百三十一篇獻之籍亦無備之者于劉向考校悉

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更其記二

十一篇案記二十二篇見五經合其二百十四篇戴

德劉其整重全爲八十五篇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

四十六篇於是爲大戴之學者謂之大戴記爲小戴

之學者謂之小戴記治及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融

又作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案記一篇合爲四十九

篇而鄭康成受業于融又爲之注今之所傳小戴記

四十九篇者是也後世祖鄭注京於國學至唐孔穎

達作正義而小戴注疏單行於世遂無復有爲大戴

學者又自宋以來諸經集注皆有成書獨小戴一

編闕焉未備雖言禮之家不亡而求其精詳不易與

得朱之易朱子之詩等垂不朽者位不可得即朱子

爲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而又博采他書

以附益之遂盡失其本經之舊以之考禮則有餘以

之習經則未足余故就小戴正別爲二十卷以存

其舊而敘其端委以俟後之君子云

戴德禮記三卷

按宋韓元吉序大戴禮記三卷總十四篇篇志所

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唐志和云十三卷而

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

無諸本可正也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者凡二

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

刪德之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

小戴禮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篇爲四

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事出者一篇兩篇七十三

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後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

數若但當爲八十一和其餘者或就遺其不見者抑

聖所取者也然袁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者無甚异

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

已取之篇蓋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篇二本見於荀

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賈疏疏則與經子

同者尚多有扶儒林傳事者宜篇爲信都太傅聖

則爲九江太守未却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時傳竹簡

於其採索既難斷折物理損本性命論言禮樂之籍

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理門之學無不備也子

家皆傳此書當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簡卷悉同其

說部略錄則不敢改竄懼其受久而傳又加外也乃刊置建安郡會稽可考焉淳熙乙未歲後九月賴川韓元吉書

按鄭九而序漢儒傳經雖未必盡視而問其間多可采者若大戴禮是已按漢書儒林傳載聖子太君官爲問都人傳今大戴禮乃題九江太守戴德撰宋王和開山陰傳經卿著已病其說謬以爲世亡漢史而大戴禮傳後人詎知德爲信都太傅歟其書凡十三卷總四十篇附志亦以爲十三卷而復小止別爲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見小止之別至傅氏攷析經傳始可讀然今不敢鈔入傳氏說博考舊章也若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二十五篇者無謂本可定也或謂戴禮得經禮之書凡二百四篇戴禮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之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小戴爲人見何武傳此所不論然大戴禮首題二十九終八十一凡四十二篇中間缺者四篇重出一篇其不可復見者則二十八篇故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其缺者既不可復見抑聖取以爲小戴之書歟其間禮察禮樂小戴增解同會子大孝篇與於義同勸學則節節首篇也京公問投寄一篇盡在小戴書然其諸篇亦多可采賴川韓元吉在淳熙間得范本史本校定蓋謂小戴取以記禮其文無所刪者也若大取合保傳等篇雖見於賈逵政事書然其篇益公三二少之責任與大胎教古必有其說者則不應有也至於文王官人篇則與漢家周書官人解相出入大漢家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也若公孫武王祀祫而稱降下於考古何厭

餘諸篇先信取以爲訓論者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損本性展燦爛之損度數之許實皆有從來理不可致詰然其書最越諸子也明矣海岱劉公冠幹以中朝賈官出爲典興縣總管政事詔理特見九府君御史備論先生所藏書刊諸梓其之序大戴禮其一也遂昌鄭某何聖學於金華劉汝仲先生之門每以諸生拜師更公得聞諸論上下數十載盡忘倦而公不究德故始於嘉興公以某書承教於御史公也故授某藏之卷末云

按漢在序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所纂蓋因河間獻王所得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篇總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其篇目始三十九終八十一中間第四十五六十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本復闕四篇總四十篇蓋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者也雖爲小戴摘取而精粹之語往往猶有存者投寄京公問小戴既已取去而此猶有投寄公題後遂刪者後戴禮吳逢叔人儀禮選經朝事一篇取以備聖禮之義京公問你去保傳傳多與賈誼諸同公得篇錄季昭冠同故朱子謂大戴禮多雜誤雖讀先正刪定之有言非禮之亡也漢儒云取之不精也蓋應言云

後漢鄭元月令注一卷按宋忠恕正月令者古相傳傳公所作也獨至後漢鄭康成則以爲呂不韋所說今呂氏春秋竹書月令一篇康成之意以爲三之官有司馬無太尉太尉官也故康成以爲不韋所作然以今觀之月令一書其於天時人事以及大動植蟲魚一名一物之類無不

推其理以究其至精不微之極何非聖人不能作也大抵不韋氏之書多摘摭古人精加綴飾以爲己作安知太尉之官非不韋所放爲呂氏以爲亂更使後世深信不疑以爲此呂氏之書耶至唐開元中詔集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隸十光充齊齊本又院書經修撰官史元晏符利官梁令瓚等注韓自第五易爲第一遂以冠禮記之百其於初是編尊信滅降然其所益時事改易舊文則殊失古初之舊矣至有宋太宗皇帝淳化初刊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注本果至真宗皇帝大中祥符八年能國閣待制楊衷上言以林甫等挾攬微猷後葉先典方今儒業人興宜復舊式乃議寫鄭注月令一木付國子監照行以格於冕冠等議後雖不行及仁宗皇帝嘉祐二年重集賢閣書目朝復請行鄭注始從之故今世月令鄭注多別有夫以十載相傳歷代大儒所定正其釋之經而後之入必妥爲穿鑿傳以反一時之私見迨有聖主登賢名儒碩學者出終必洞其源流冠之古昔而一時師心臆說究同家庭則亦何益之有哉子故讀其典廢之以由貽後之君子有所觀省以爲好事安作者之鑒云

按呂氏月令章句十二卷按呂氏月令章句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諸錄並行而記家記之文略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光和元年十月被誅章重罪徙朔方危殆獲免死無日過學等聞家說而考之亦自有所說也後歷後有餘傳情而近來有注此書於文字也篇誠僞書有陰陽辟降天文曆數諸書制

雜類彙編 三十卷

度可假以爲本數辭託說審求原委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彙帙之中表夜席勿昧苑成之勞實五光之華章蓋及國家律令制度遠定曆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變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通長日短危殆誠難取其心盡而己故不能復加刪省蓋所以探顯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流荷便學者以爲可覽則子苑而不朽也

唐元宗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

按李林甫進表臣間皆在唐肅宗開元皇日月敬授人時降及肅宗則瑞珽王而以曆七改夏后則史書小正周公廟別爲時訓斯皆月令之宗旨也逮夫呂氏篡竊僞亂定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桎梏無通變通不知執迷固執移時隨月建消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乃令掌祀祝期百工作治事於華舞允儀育吏更代敬天勸民順時教是以有皇極之數言親降聖謨重有勳定乃依竹建義事攝提肆正於中歷年朔期以之咸序遂使本木各得其性水火無相奪倫蓋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乃命集賢院學士衛善左僕射兼右相史部尚書李林甫下侍郎陳希烈中書侍郎徐安貞黃憲士起居舍人劉光謙宣城大司馬齊光又河南府倉曹參軍陸善經修撰郭京等奉詔兼知太史館事元元皇帝待制安宅別駕李令康等爲之左輔臣等度本論皆極思何有愧無演翰之能寧承載筆之寄義深乎測學淺無能副天心空虛聖意謹上

按本全聖原余自少壯習賢聖朝夕尋討雖不能窮其微奧而緒經旨滋味注疏賢達作之意略可了於心目之間即有闕疑義在皆可付諸傳信傳疑之無煩後人付手矣獨禮經一編既難析爲三冊予傳信者則又獨聖禮記夫禮者天祥地紀之所係而民生日用之所不可斯須去者也而禮學者重而習之曰吾知不從即歸戶無却之嘆亦所親爲準則微何從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義得以自安其出入什息之天而一遇夫冠婚喪祭之事皆自然有所範圍而無過無不及斯則聖人制作之慈也乃今竊觀禮經雖已述繁而闕卷已寡略無備天合禮者既苦於記誦而未曾讀者則茫然無涯深可得此一書但可以使賢者究其精微而不能使愚者不肖者具其行習何怪乎禮數不明而徒使此禮盡懸於天下則聖聖人制作之意哉予曰臣嘗以此禮爲反覆揅核將以聚聚分他之各有師範及他日品字諸賢有曰禮數以小戴禮經美不備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不美其書錄其內府今此不復見禮說乎乃伏而嘆曰有是戴國公其其爲我之心之同然者乎今不復見則良可惜也一日過河城見舊書肆中有殘編數帙題曰禮經類禮禮經之類小楷楷抄而漏缺露迹多見則後忽忽而無幾則類經其倫尤甚并然各自上自顧其下下無幾其而漏缺因而不增減一字一日聯卷考之則有傳不素誤漏損之不可去者也

就其殘缺字餘依類補綴理缺元乃逐本爲提壁

每朋好過從繼出而示之或曰此氏生日用之所當共習者也或曰此書已舊內府所藏數更久爲其種矣安得復出而人間哉此必贗本也予曰唯唯與本既不可復見後人復能爲之則贗本即不啻與本也予雖不肖爲類禮耳其爲鄭公與否吾固不知也鄭公之本已亡後人能補鄭公之意而爲之善則以賈之鄭公鄭公亦首肯也於是爲之序以識其末云

孔穎達禮記正義七卷

按穎達自序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德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取四序賦清濁以醇醪感陰陽而遷極故曰人生而居天地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居生之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情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義術衰陵之浸淫僞防以制之聖萬之馬說術業以事之故乃立法設業下舉方軌道之以爲德義之輔德義飛走之倫皆有權於禮則鴻臚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禮樂則大烹之盛膳士設乃雲門之季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興斯備治乎姬且貞承歷朝建曲禮以飾儀儀制禮而經邦國禮者禮也禮也郁離子文載三百二十於斯焉盛綱紀萬事形跡六情禮後日月昭大明於寰宇類此於均負良心之則紀綱廢政教隳陰陽錯於上入神怨於下故曰仁之所生禮爲人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齊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魯昭昭王南征之復梓

偷新球等星東出之際意遂派太子建定應止樂
 頗獨暫理而異宋朱其諸進作實姬之說文據於
 衛上白諸夏之初下將未變之際其間既產而泥都
 紛然競起而俗風雜烈而時或獨存是於博物通人
 知今溫古者前代之遺意參當時之得失乃以所見
 各記各聞錯雜難解以類相附附記之目於左字中
 大聖愈遠黃輿漸聚故大小一載其氏而分門王鄭
 兩家同經而異注受從符宋述於周隋其傳禮樂者
 江左尤盛其為義政者南人有賀循賀瑒與蔣雅
 思沈重宣皇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典李寶鼎
 侯曉陸宏等其見於世者皆皇朝一案而已然則述
 背本離支引外義辭之是而北有馬融氏而去愈遠
 矣又徐得經文唯與雜義新治義而等之手雖繁而
 終益亂也皇氏據章句曰正後猶繁廣又西過鄭氏
 乃時奉御義此其本不歸其本孤足不首其丘此
 皆一家二弊夫為得也然以既北皇皇氏勝矣難體
 例既別不可因循今本勒刪理仍據皇氏以為本其
 有不能以舊氏補焉必取文盡詳悉義理精審務其
 繁無損其簡要恐傳見傳漫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
 夫金剛子司業臣朱子奎實公等對共署定至十
 六年又奉勅與前諸人及雷林郎守太學助教章
 麟臣臣周元達臣張叔道臣張望臣詳審焉之正
 義凡成七十卷能從實贊大德非法後進放敘其意
 義則之云爾（此後有各人姓名及職銜）
 大總統者粹天為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

之前故禮運云夫精必本於太一是天地未分之
 前已自體也禮者理也理用之以治則與天地俱興
 故曆一天地而左無損焉用之以禱則可以為國也
 久矣與天地並立而無損焉物自則自然而有尊卑
 卑卑乎天地而鴻焉樂有右則豈出教之者哉是
 三才既判理早已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時即意
 有君臣治國而年代猶未定也
 論云天皇之先與乾龍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
 社云君之用事五有十亦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
 大夫也又云遠皇聖祖其概謂云遠皇聖祖人
 在伏羲前始主天下也也也也云遠皇聖祖人
 轉之注指入以履政政既云始主天下是轉主之
 體起於遠皇也持十星以地政教者即禮運十成
 儀云君主君而王臣而士父散王子羽主王少宮
 主焉主商王政是法九世而為七政七政之立是
 禮運所與也鄭康成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策大
 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於遠皇則七政是也六藝
 論又云遠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
 十言之教然則伏羲之時易道既彰則禮事備
 著案禮運古史考云有聖人以火德土德作禮延
 出伏羲氏農食人民大悅禮曰遠人天有七帝乃
 至伏羲制禮以備民事禮作樂是以萬樂一帝乃
 王世紀云遠人氏沒復繼氏代之以此言之則姁
 娶嘉姬始於伏羲也但古史考遠皇至於伏羲傳
 經三對六世於云帝六紀九十一代其言不同未
 知孰是或於三姓而為九十一代也案廣雅云一

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方候計六八歲云云六犯名
 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
 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九九五九紀七十一
 合洛二連通六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羲之
 前及伏羲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線綫紛紜各
 相乖背且復填而無用今謹略之重據大聖之
 言及帝王世紀以為說也案易繫辭六包犧氏沒
 神農氏作農帝王世紀云伏羲之後女媧氏亦風
 姓也女媧氏故太大有大禹氏伯禹氏中央氏梁氏
 朱吳氏葛氏氏除諸凡無懷氏凡十五代皆受伏
 犧之胤然則元以大庭氏是神農氏之胤則伏羲氏
 書無懷氏在伏羲之前今在伏羲之後則世紀之
 文未可信用世紀又云神農始教天下稼穡故入
 號曰神農農禮運云大禮之初始諸氏皆播桑梓
 朕黃梓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是黃伊者氏之
 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即田祭蓋神穀
 相協土鼓神農又與黃梓土鼓相宜故能氏云伊
 耆氏即神農也西云始始禮飲食故能神則祭祀
 古禮起於神農也又史記云黃帝與炎帝戰於水
 鹿則有車禮也易繫辭黃帝九事云云古者諸
 中野則有國禮也又論語謂云軒如知地利九牧
 伯教後有九州之牧當有朝聘是黃農也若然自
 伏羲以後至黃帝凶因車實嘉五始始始皇氏云
 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一禮事起於遠皇禮儀起
 於黃帝其義也且遠皇在伏羲之前禮運攝其
 理振在伏羲之後何得以祭祀以祭元遠皇其唐

是則彝典云修五禮鄭康成以爲公侯伯千男之禮又云命伯夷典賦三禮其文亦見經也案禮典云類於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則采考妣則凶禮也墓祭四則賁禮也葬有苗則事禮也饋千虞則饗禮也是葬時五禮具備道云典賦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爲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賁禮則總陳虞夏商周則成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賁禮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宰伯唯云唐虞有二禮至周分爲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絕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沒後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太平武王之德而制禮也故洛誥云魯欲賁子則乃亂文祖德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鄭作序云禮者禮也禮也禮之於心曰禮禮而行之曰禮鄭知然者禮記云禮者禮也於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禮記既有此釋故鄭依而用之禮雖合謂禮則周官爲禮儀禮爲履故鄭序又云魯則三百一千謂混同爲禮至於並立但陳則以此終禮也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感儀也是周禮儀禮有禮禮之別也所以制禮爲禮者周禮是立禮之本統之心禮以齊礼於物故爲禮儀禮也其禮有二一足物體二足物類賁高下大小文質各有其禮二曰禮謂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便爲上貴者得其實也其後禮則明禮之所行爲履之事物雖貴賤有同一則履無兩

義也於周之禮其文人而故特述云周官祭二代都郁平文哉書從周也祭周既禮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大德而後仁仁上而後義大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節道德之華忠惠之始故先師準終教之文以爲一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帝行義若失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文霸之後所以不同者老子爲言道德喪失之事無爲靜默之教故云此禮爲言清濁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節且聖人之王天下道德仁義及禮也歸於心而歸於政教道義仁義及禮須用則行豈可三皇五帝之時全無仁義禮也殷周之時全無道德也老子思自所上不可據之以難於也豈周禮爲禮其周禮見於經爲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此云禮經一百一也禮器云禮三百一也中庸云禮儀一百一也禮記云禮三百一也禮說云有正終一百五也周官外司馬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七也七篇皆周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畢貫人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者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曲禮二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禮儀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禮承三百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一千者凡禮行周官五禮之別其委曲修飾繁簡故有三百也非謂周官三百但事之殊別有二十餘耳或一篇一奏則有數條一事行於世者雖十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

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與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別逸禮是也周禮爲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本賢人履之故鄭之故鄭之爲聖人之爲賢足也既周禮爲本則市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古禮爲上儀禮爲末故經者在於前故儀禮先冠婚後喪祭故鄭序云云或施而上下或傷而下其周禮六藝論云周官禮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斷云今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不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此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禮缺無從明故其武子不藏故祭禮及魯君謂儀禮爲禮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其理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敘變禮所由出康成曰禮儀或雜序得夫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召日章所修禮儀王制爲漢文特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盡盡如所記之人也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漢梁丘高及志儒林傳云魯傳者三家高堂生及五傳弟子其義數篇有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與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後魯生善爲家者文終休生以客爲禮官大夫叔莊善爲禮至淮陽太守王卿東海人善爲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善爲禮王卿善爲禮戴德戴聖爲

五也此所傳皆據也王公論云今通行於世者
載德載聖之學也又云載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
數謂是也載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
林傳云大戴禮傳禮記小戴校聖人精仁字
卿純字子孫仁爲大戴禮家世傳其周官者
始見漢惠之季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
山嵐屋壁復入秘府五家之儒見得見於成
時通人劉歆校理諸書始得列序若於微略爲衆
儒排棄欲指識之知是因公致太平之道刊而敘
氏曰春秋太平初時能通其理即與齊遠江受業
乃其後馬融鄭元等各有所授而不復繫言也
元行冲補禮記疏九十卷

按宋金鑑序序序既得鄭公類禮於日誦升典友
朋議論其大章會致以考究其先後綱總輕重大小
之義得其經緯常變之宜而或時有不解於心者輒
復思得義理之而後庶幾懷於心夫類禮義疏者
常山公元行冲之所作也元行冲名藩以字行世其常
山郡公乃其著者蓋年久不得以人聞矣因竊歎
夫秦漢以來古器文物漸時散佚民間雖有有心
者購求之則得之於萬一亦世之所或有者耳况
乎關元至今相去不過數百年而當備所作既非傳
賦之內散表而君子見之則必爲之珍護實而傳
商之盜賊不或則無爭奪損滅之患君子之所寶貴
則無復象襲之憂倘幸而不投之烈焰不飽之盜
遇安知不有孔壁汲冢之復出於乎時藏之於心
遇賢學闕家好古敦信之士必當訪焉一日書吳

氏俞斌書一從本而前曰開合子案此久矣此夫之
所以與君子也既德而觀之則類禮義疏抄也乃屏
其德拜而受之陸子天下事愚志之不啻大面爲之
志以求之難數者不可得得力不可致者大面爲之
相協協陰陽焉又見其數之不可得力之不可致者
乎方開元時元皇帝以魏鄭公所撰禮記禮命山
公集學者撰義疏公於是引國子博士元行冲國門
助教施本檢司刊削初成五十卷開元十四年八
月十一日詔張公說駁之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
聖所編錄者歷代傳習向已千年著錄教不可
刊削至三國時魏孫資改舊本以類比今事同抄
書此固先儒所深非者故其舊後世者不行用至貞
觀中魏徵乃因美所修更加修其意氏之法太宗雖
厚加賞錫其書亦不立學官今行冲等取數所注加
以疏釋務成一家然與先儒篇第並列章句隔絕失
其本真若欲補所未可於是元宗乃以其說爲
然遂亦賜當山公等銀二百匹以其忠厚之誠不
得立於學官當山公痛世排已使其書不得行於
世也乃著論以自釋名之曰釋義以自陳其書者之
意下每語而必之其辭曰客問主曰小戴之學行之
已久康成亦見其見則學官備開觀公乃有刊易又
承制官近疏釋經未憲一釋義焉後揚主入各曰小
戴之禮行於漢末馬融注之略本視盧植分合二
十九篇而爲說所代不傳其經子幹歸於李長篇
舊謂起師門直長康成於原伏之中理協聖之典
必存探究所容誤而猶疑遠忘載聞義能從其於
節亦有自刊章句之徒皆不忠義猶恐載載類

刻舟子肅因之重茲開釋或多改駁仍按本篇又部
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扶元義乃易前編自後修例支
分金石間起馬伯堅等向章伯堅道經道經修例全十
一魏公拘羈馬之錯雜細說之精深釋文不同本
數刊正其理既誤寧不妄毀成事上聞太宗皇帝
雖千匹銀兩儲諸將期願宜未有曉義聖皇聖
古學高貴賈復宜所修後乃刻梓恩義分其義其
有未遺往說理變新文務加搜摭精詳方且謀立
進勅付梓休應能計以謀疏密符節章句之王堅
持苦難得識知新舊欲仍舊沉疑多月積思不申優
劣短長定於通議手放口答安敢紛爭客曰當局備
逐俗觀見審思識正故是問非何所爲疑不爲中
列客曰是何言歟豈豈易易孔安國注壁中書會
也豈事起經遠遺意見載與之書曰和相常俗俗
浮詞曰在欲察觀反正而未能果然猶遠通而不代
而淫浮學字林此正是衆非難自古而然誠恐
此道未中而自以獨智爲識也則如雙易章句其難一
矣漢有孔安國者專於古學有孔扶者隨俗浮沉扶
謂非公今朝廷若爲章句內學而君孫修古義修古
義則非章句內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
不容於代必將貽患禍乎則知雙易章句其難一矣
劉歆以通經家文得諸官書見其氏傳而大後之
榮猷近欲建斯業矣帝欲刊其書其論各選通雅推
不許置劉劉欲移實責讓其言其詞諸博士等皆忿
恨之名佐獲勝時馬光舉見欲此書乃乞假督司
師并因大發怒奏改亂前志非復先朝所立帝曰
此廣道衡何爲毀耶由是犯作大臣懼未求出爲河

南太守宗室不與三河又從五原太守以召賓之著
名好學公仲之深博守道猶追同門朋黨之誼平介
子駿負誇於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體三矣子嘉現元
詔士百付守節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為肅諱
詔王學之氣公答以聞又遺博士張融案經論諱
登召名分別排處理之足非其具聖論論王肅對或
於歲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體四矣一商榷聖納諸公
會與本賜近賢貽嘆於武叔自此之後惟推郭公工
絮稱伊洛已東漸漢之北一人而已已不宗焉咸云
先儒多闕鄭氏遺儒象嗟嗟惜因求其學得尚書注
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行蓋矣所疑之者猶未驗焉
凡有兩卷列於其集又下肅故鄭六十八條張融載
之將定厥否融稱元注泉漢博而漢四百餘年未
有倖於元者然一郊之際殊大之祀此元誤也其如
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元虛之失也及融處釋漢未
免差違後代言之思私聖意非謂楊已之善隆人也
名也何者君子用心嚴聞其過故仲尼曰過也人皆
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專門之徒恕已及物貢
攻先師之長如聞父母之名將謂亡者之道也而見
聖於車墮也故主節史論曰魏晉詩華古道也晉治
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歷載三百七大夫恥為章句惟
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義皆從其徒欲
其成或見之慎密通孔聖說謂即鄭服非然於鄭服
甚恨之鄭服之外皆謂之則即知章句何其難五
也伏以安國尚者劉試衣傳悉遺擯於彙載咸見重
於來今故知二人之學高於漢廷遠矣孔季遠云物
極則變比及百年外當有明直君子恨不與吾同代

者於鐵鑄之行發必有時者歟疾非尋常言章句
高名不著易受輕譏頃者條拾淹年月類者皆舉
能左右之說見其尤切實者而略其其案已多
何運持一己之區區區區之說而略其其案已多
自我之私願世之議案犯案之前一舉四失中村
不為自用稍解甘此沉歎也其所為釋疑之辭如此
嗚呼觀南山公之言亦可知賢人君子者智乃一旦
苦心將以誘來世之流論豈沒不得顧其釋元不微
後學不得已而自尋其情難以抒其情過不乎之氣
亦所以求諸於後世之賢人君子者之顯微爾幽而
使之不終於滯沒也公於數百年後乎而得之此非
人力之所致而非天之所賜而并判其事與且附
以備載於編端俾傳之於世之賢人君子思所以顯
微蘭閣上達朝廷通行天下使付家行而戶習則文
武咸崇之建朝廷通行天下使付家行而戶習則文
公誘世之深心也天

宋張載禮記說三卷

按魏了翁序厚樸張先生之書行於世者皆正家為
全書其次則釋學張益及信同錄已不見於呂與叔
所狀先生之言行至於詩書禮樂春秋之書則方且
修舉大例與學者精正其說而大就其於朝廷諸
行冠裳世教節制之禮乃以風立章與誠字不用既
移或西歸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亦未及而卒於臨
潼今禮記說一編雖非全解而四十九篇之目大略
固具且以以儀禮之說附焉然則是編也果安所從

得與省及復尋釋則其意多出於正家理前俗問諸
書或者先生雖未及定著焉而門人會梓遺言以
成是編與亦有二程先生之說參錯其間蓋門人并
記其與出於程氏實於常齋通道之語而門人并
之學與先生論學實行於常齋之禮尤且嚴其教
人必以禮為先使人有所遵守若有闕焉則告之
以禮成性之道其行之於家也弟子必使之流功儉
親親婦女子則觀祭祀禮酒樂久以始其肌膚之膏
筋殺之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然其始也聞者莫
不疑笑久而後信其說之不我欺也蓋然不變惟先
生之從焉呼是為可誦而致於與人心之所無而
可以變而取之在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豈不有仁義
禮智之性具乎其心故仁其體也義其用也知以知
之禮則所以飾文仁義者也且自父坐而子立君坐
而臣立推之凡升降上下周旋謁見之文典容射御
冠昏錫聘之典大執非其性情所有有天地之自然而
為之易節者與此所謂天秩人敘此其是也然出天
理則人欲故品節云為者又將以人情或縱之防
限也孔孟教人貴必以是為生今所謂禮記儀禮諸
書雖曰去精於閑者機緣於泰否治亂於漢儒然所
謂禮曲終者猶然於編轅之中其要言精義則有
可得而推尋者夫禮後生小子自其幼學而從事
焉此不幸焉而後知學者亦有以拾其遺其力焉則
將變氣質而有復其性情之正雖至可說雖加予
四勿之功可體而自致之也所謂忠信之類人特之
偽者亦將雖然知其與異端之說又此先生有功於
禮樂之大意也敢錄錄末以告同志又此以自慊云

則禮記解 卷

按諸自序天禮者性命之成體者也蓋道德仁義同出於性而所謂禮者又出乎道德仁義而為之節文者也方其出於道德仁義則道德仁義者體之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賢為之等禮而生也方其為之節文則道德仁義乃有資於禮也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嗚呼此禮之所以為禮者也若夫吉凶之殊重賓之則其言不盡於禮其意必寓於象故一服飾一器械有以存於度數之間者象也象則文也及推而上之有以見於度數之美者意也意則情也所謂諸君歸於性命而已矣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其以欲滅命以人廢天者聖人不為唯其天秩之所有是乃聖人之所庸者也然聖人所以庸之者豈特使天下後世知有尊卑之分而苟自異於金瓶耳又將為入道之資也聖人豈特禮之變於入世之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間周禮為太平之成法儀禮者又次之禮記者編記先王之法官而尚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擇

李觀明堂定制 卷

按觀自序略伏以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百神時令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難見其傳世而出參差不同若儒術張公信其習者門自互相非毀故自漢迄於有唐布政之官屬皆營繕而視為面禁莫合聖制蓋文廟舊址止之代惟國家拓境險阻深太早已載經義充塞禮教興行封太山祀汾陰耕籍田郊見上帝

禮文進矣於是受象畢禪之莫始聘經始於新堂于四方有識士早久矣身身雖微亦願此特相禮焉一自托不朽故敢以所見制度具圖以獻聞凡九分當九尺之遠東西之堂共九庭南北之堂共七庭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庭自南至北凡五庭每室一庭則取於周禮考一記也一太室八左右各其九室室有四戶八闔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協於人數禮盛德記也九室四闔共七十二牖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闔之面各為一門四門兩總共為八總四總則協於日虎通也十二階則不於禮義二禮則也四面各五門則於周禮記外傳也蓋取諸書略無偏異異同之論庶可息焉古先之制或在於是或曰明堂定制則若夫棟宇之高卑土木之文飾至尊所居之殿即上神所享之儀此禮官學士之職非小臣所能盡也

按明金九時序予讀李氏明堂定制圖竊嘆其所以思君愛國之心為至深且摯也蓋千曰大明堂者上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孟子欲齊王勿毀李氏欲宋王之創興其意皆望王政之行而欲其坐明堂之上醫政苑仁以京此弊茲欲痛也惜乎齊王不聞其勿毀之後所發何政所施何仁而宋王覽李氏之圖亦不聞其與復古制師法漢王而於李氏之所圖事上帝嚴百神時令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而年世久遠規模難見其傳世而出參差不同若儒術張公信其習者門自互相非毀故自漢迄於有唐布政之官屬皆營繕而視為面禁莫合聖制蓋文廟舊址止之代惟國家拓境險阻深太早已載經義充塞禮教興行封太山祀汾陰耕籍田郊見上帝

謂詳矣而於棟宇之高卑土木之文飾以及服御儀物一切制度則又以為禮官學士之職非其所能盡予嘗博稽禮記取其有關於明堂者而綜之凡載於經傳及大戴禮曰虎通者皆不復採摭取漢魏以來史氏所載者為一編使觀者一目瞭然無依旁搜博考而接文以求如指諸掌其有心復古者可一覽而得之昔在後漢之世蔡邕之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所以祀上帝者也後凡氏曰世室故曰日東居人曰明堂東曰高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央曰太室為日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升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宮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聖王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崇祀之禮明前功百廢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之學朝諸侯選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秉其能而死者

論其功而於故為大教之宮而因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民望之莫敢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親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規制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周圓如壁則曰辟雍名各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陳之好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都大廟于宋戊申納太廟傳曰其禮也君子將昭德塞淵致政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聖廟昭見也夫禮昭昭有官於於是乎禮微而不放易紀得所以

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舊謂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祫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辟明堂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度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明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也孔子曰也魯初魯曰天子且人東學也人南學魯人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人入西學上賢而貴德人南學上齒而貴信人北學上貴而尊爵人太學奉師而問道與易傳同施文侯李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文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門見九侯反問於相曰側出西園觀五國之事日出入北園視帝所燕爾惟曰宮中之門謂之闕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闕故周官有門閭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門保氏教以六藝守土闕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初章敘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學四馬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乃命有司行事與族節然先師先聖焉始之義也適東序禮記於先師也又老五更之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者也由東方先也又春夏學于左秋冬學於右習於中凡祭樂舞樂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

論說在東序然則謂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謂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祀祀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畢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行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祿之德也西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群廟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官象日辰也水珠四司言王著動作法天地廣德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曰有司焉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廱王稱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詠歌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瑤瑤虎臣在泮歌敵京瑤瑤也太室詩謂之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敵敵焉即下制所謂以詠歌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六白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有孝者則曰明堂有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蓋而稱頌京之時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廱太學事通又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四壁之氣也屋闊相徑一百一十六尺乾之氣也太廟明堂方二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開臺方載八九之祖也八隅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上二宮以應歷二十六戶七十一竈以四戶九牖象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蔽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對於四方亦七室之象也堂高二只以應二統四牆五岳者象其行也廣二十四丈應

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象四時王者之大禮也皆舉處之漢曰漢魏故事明堂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陰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上帝祀於上帝非天斷可議矣郊后之祀皆地而祭皆用樂器用鬯醴事凡其故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皆物以爲二件並陳通豆成列禮同人文故故以近考郊堂亮居於祭體牲牢品物貨文殊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盡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告初始從漢議庚子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大監令諸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漢北魏袁詡之議曰漢魏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歷歷攸攸莫適所歸故不復遂引經傳傳梓祀藉以爲之詔且論意之所同以淵源耳蓋唐虞以上事雖謬差夏殷已降降故可之謂典章之核莫如三代傳師之盛處周斯美制禮作樂記其時事且論夏殷各制其意雖得是知明堂五帝三代同爲配帝樂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子以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時有堂今之別然推其得則無九室之說證而世世襲據法後治禮正義幾廢矣

說夏明堂九室者自歐陽棣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立法故鄭元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體數以爲之室德行於今雖有不同時勢猶然本制著存而無明文欲復何責不制者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疑其此制衡嶺有據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祀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口異乎某類又云漢氏作四維之室不使令各據其辰就使後世欲創減周典損棄舊章改物創制而不復拘於舊制且鄭元之註謂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通矣賢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密矣若明雖平難者設足以扶微闡幽不勝固公之存也也伯翥損益漢制查何繁錯既違古制苟又不能易元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記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緯之制又無規模可尋雖大令之甚是斯或妄竊高卑廣狹頗與禮禮不同何以意抑心使謂九室可明且三禮所履非虛廢之義也也豈何用通經賢制亦以字整難明故有一屋之說豈非經典正義若以意妄作爲爲不與宋常談不足以前時執世皇代既非孔述豈不作四使三代使百世可知若客處遺子氏致難之乎說徒損經難難之遺訓而欲以支離錯謬指畫儒儒條例自由而貽來某者也又友制雖未嘗允格持條例以意見多事移禮變所有

無幾理苟宜乎何必仍舊且漢鄭之始且不遵於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爲數之中後援非一良以水法爲難數或爲易何故以爲數乎因欲進而明室時得獨造此制是元之展復未可知矣既後訪遺經輕率以爲明堂五室諸同周制鄭建一室未依故所自有會經悉無失典則編傳學遠思難誤讀思愚伯之議曰按周禮考一此二者或單亦廟九室五屋周明堂皆九室鄭注云此二者或單亦廟九室五屋周明堂皆九室之以明其制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蓋德昭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齊功業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鄭氏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一室其於規模恐難得廣求周禮宮圖左視右視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堂爲則禮記月令四室及太室皆指之廟者當以天子哲祀享五帝故耳又云制云周人喬國於東鄭注云東鄭則鄭禮者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德配于宮哲祀在廟鄭注云宮謂南宮也所以助王君老則商和助祭則尚敬又不明堂之驗矣若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祭則不應有度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空方一百四十八象坤之黃居圓徑一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東陽陰九之數九以象九州序高八十一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乾也按此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垂象九州何也若此則五室以五行爲可從考一記雖補闕之論非爲通典九室之旨未可從考一記雖補闕之

書諸儒注述無言非若方之役住不亦優乎且考經援神異記經義義爲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丁名多矣明祖廷述舊唐書明堂事不應論殷周成法漢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確信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體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背周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九堂左个元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廟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按其方則高廣以依時星故氏九室之言終下廟學之議子幹魯魯之說吳延一屋之論及諸家糾紛並無取焉又李鴻之論曰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禮禮記篇以爲原是伯翥之論所持此二書雖引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言可謂賢矣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率相非毀蓋遺上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說已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方之節餘亦無他矣而月令王澤明堂篇篇明堂之義其故採據一家齊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此室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四面之室各以方房謂之左右右二十六戶七二廟夾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惟个者即殿之房也